

“淡淡的月光静静洒满孤窗，今晚的夜色又再如水冰凉。我伫立窗前为你苦苦思量……”

把手机音量开得小小的，听着《相思的夜》，正在思谋着为一个中篇小说补充点特色素材，屏前豁地跳出篇千字文《一个人的中秋》。从不经意涉猎时令题材的我，心头猛地像被什么东西狠狠一戳，便有一种隐痛泛起，无法自己。

“一个人的中秋？”是的，这不也是这几年的我吗？！

作为一个业余作家，耐得住寂寞，习惯于孤独，常常把宁静的时光、有限的时间，视若黄金，本为正常。但我们家特殊，一家分成了三处：我工作生活在D市；儿子儿媳两口子创业在B城；老伴陪着俩孙读书去了J都，住在儿子家。

从老伴去了J都，因诸多因素，我俩可谓离多聚少。一个人过元宵、五一、端午、中秋、国庆，节日几乎与平日一样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渐渐地，一去就是6年，也就无所谓节日了。至于父亲节、感恩节、情人节、圣诞节，于我这种“土老冒”，似乎太过奢华，不怎么搭边。

记得之前的中秋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。读幼儿园的孙子放了假，舞蹈班、绘画班也停了课，这天得让俩孙睡个懒觉。待老伴买好糍粑、鲜肉、蔬菜和早上要吃的馒头、菜包，大袋小袋提回来，桌上刚煮好的稀饭、一盆油炸花生米已摆好，老伴把热腾腾的馒头、菜包往桌上一撂，就会对孙娃说，赶紧吃，一会你爸爸妈妈要回来了！

孙子一听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嚷，爸爸妈妈要回来了，爸爸妈妈要回来了。一家人嘻嘻哈哈把饭一吃，无论多忙，我都会带着俩孙去公园或附近的游乐场坐会小火车、蹦蹦车。回来刚一落座，不时在往楼下瞄的孙子就会喊起来，爸爸——！妈妈——！一会，鸡肉、油炸的、清炒的、焗炖的，就会摆满一大桌。俩孙娃，一个会蹭到她身边，一个会挤到他面前，我则会取出平时舍不得喝的好酒，给儿子倒上一点，杯子一碰，祝年轻人事业红火，一帆风顺！此时的老伴，总会面含微笑，那笑容阳光、明媚、舒舒心。

老伴去陪俩孙后的第一个中秋，

我仍然像别人一样，买了点糍粑，炖了点腊肉，倒了一小杯好酒，一人像模像样小酌慢饮。也就是这一年，可能是儿子儿媳提醒，抑或老伴吩咐，孙女打来了电话，后边偶尔一年记起，儿媳也会问候一下“老汉节日快乐”。

其实，问候与否不重要，孙子的血肉连着，儿媳儿孙都是自家人，在父母眼里，他们永远都是自己的孩子，稍有“心胸”的老人不会计较。6年如一日，兀自一人上班、生活，节日于自己，似乎已没甚关联。比如这个中秋，一把米、一碗饭、一双筷、一份菜，清清淡淡，安安静静。闲暇时，想想老伴，想想孙子，也总是放在心里，或装模作样打个电话去，“一头热”地问这问那，不是十分在意也不奢望是否有人在乎或想起我，淡忘了人间温度，淡泊了与老伴、儿孙间的人伦之乐，淡忘了曾经无私无畏无悔的付出，习惯了不去感受邻居、亲友、同事家的欢笑与温馨，薄凉了那些为了立世养家曾与人有过的交集恩怨。不过，没有了妻子在身边的温暖，和曾经儿孙在跟前缠绕的亲昵与熟悉的音容，有时会觉得自己就像局外人……

说实话，老伴是善良、厚道的，她乐于付出，能吃苦。只是我这些年，把事业看得太重，一视知识文化为“财富”，有意回避了很多浮躁的事务，总是远离一些喧嚣的群体。除不得不应酬的人、必须办的事外，无论节假日，还是工作空隙，几乎数十年如一日，都是在文学作品中、方格纸上、电脑前度过的，也乐意沉浸在知我懂我有温度、有人情的文字里。只是到下午晚些时间，才会去爬一会山，活动一下腰身，听听人世间的欢声笑语。

当然，偶尔想到自己独居一隅，家人、挚友没在身边，也会想起孤孤单单远在老家、只有一台电视陪着的八十七岁高龄的父亲，他的身影、我的身影，就会一前一后形成双影。冥冥中，心头会泛起几缕惆怅，或许这便是宿命，是作家就要耐得住寂寞……

这时，我会把手机歌曲音量开得偏小，放一些苍凉、空旷或高远、甜润的旋律，去回望一些美好的过往，心头的别愁离绪便会幻化成一股灵气，笔下的文字、面前的键盘，立马格外愉悦、活跃，演绎出一些世间的喜怒哀乐。当然，更多的还是想给这个缺少真

诚的世界再添些自欺欺人的人性人情，呼唤和修复已少得令人失望的美丽。

比如，代表我目前创作水准的50万字的长篇小说《楼鑫》，便是在这种没有利益诱惑、没有急于求成的功利、没有尘世纷争与六色五音乱目扰耳的心境下写出来的。若偶尔突来灵感，对世事自我感觉有些独见和值得以文字为符号记录的碎片，便会立马写成一叶半月散文，神圣而细心地投给报刊。久而久之，竟像瓜熟蒂落，还获得全国散文征文“特等奖”“冰心散文奖”“四川省报纸副刊作品奖”……

回眸这些年点滴，我从寂寞深处豁然，数十年如一日从孤独中走来，于孤独中收获了自我，活出了精彩。

是了，五六十年，连我自己都数不清有多少个中秋、春节、端午、元宵是一人过的了。

没有节日的人，没有节日的日子，虽然饭是自己做，菜是自己买，衣是各自洗，但上班不敷衍，读一天没悠过。累了，坐下来，给情趣相投的朋友打个电话，唠唠家常，问问冷暖，原来竟是一件十分享受的事情。当然，也有人混熟了会趣问我，你一人孤孤单单，身体健壮如牛，又不缺吃少穿，咋不找个情趣相投的人儿，相互取暖？呵呵，心下在想，不敢“玩火”，小心儿孙捡样。坐久了，有时我会在屋里走走。看看曾经和妻子共枕的床榻，想想似乎远隔千山万水的老伴忙碌在儿子家灶台前，穿梭于农贸市场，或在超市任劳任怨挑选日用什物的情景，也是一种温暖；再到儿子的房间，瞧瞧那些伴有儿子身影的书本、孙子喧闹的几筐玩具，心头便是一种满足。若发现书本卷了，小心翼翼得伸伸展展，或拾出一二，洗得一尘不染……

眼瞅俩孙乖巧懂事，儿子们一个个成家立业，我们不再为儿子的开销、读书的成绩、身体的长势操心。自己工作之余，还有这份宁静，品味名著，研究经典、安心写作，身心就格外宽松、闲淡。一个人的日子，虽有些孤独，但有文字相伴，也有别样的温暖，就像当年我们都读书、参加工作去了，爷爷、奶奶总喜欢养只小猫小狗，对鸡鸭总是那么上心——相遇亦是生命的微笑。



## 写意秋天

好像只一个转身，就立秋了。春和夏只是来到你的面前，和你点点头，又匆匆地别了。

秋，就这样来了。秋一来，也就有了别样的韵致。秋是一个欢喜的小孩子，人们护着她，爱恋她，总想和她说话和打交道。她走着，笑着，心思暖暖的，又快乐着，在喜悦的田庄里总想得深远而入神。

春天探着头，心思却隐藏了，满肚子放不下的愿望和想法没有说出来。夏日头也不回地一路跑过来，总有说不完的话和做不完的事。到了秋天，秋空就朗朗地高远了。秋月投下成熟的梦，秋阳金黄得逼你的眼。园子里和田野上野草香的气息也浓起来，充实的大地丰盈而盛大。所有的话好像在这里一下子说开了，无尽的愿望和思想没有遮挡地都呈现出来，日子也随之明亮和美好。

天像洗过一样，让人不费心思就能看个透。苍鹰浮在天空中，很是自在。被驱赶的鸭群格外听话，做农活的老牛也来到堤坝上悠然地唱秋歌。瞧去，田野上、村子里、茫茫草原上，到处是安适的秋声和秋色了。秋打着滚儿在大地上走着，乐着，所到之处，无边的金色带有几分逼人的霸气呢！蝴蝶恰当地飞走了，牛背上的短笛也没了，嘤嘤嗡嗡的蜜蜂到别的季节去闹了，共长天一色的秋水

沉静地想着生命里最想和最该做的事。扁豆花满架满架地开在秋色里，野酸枣也好像有个约定，说红就红了。滚圆的柿子黄澄澄的很是诱人，它们都是这个模样，质朴地点着头，又总是在这个时候长大和成熟。蟹正肥，野茴香弥漫着芬芳。泥土里莲藕胖胖的，沉甸甸的谷穗总是一言不发。远望去，大地染尽了金黄，土地像道金色的沙丘，一直拥到天际，又从天际拥过来。秋日里，秋兰又开开了，山菊花也照得满山坡一片光灿。黄色的淡雅，白色的高洁，紫红色的热烈而深沉。好个秋，天清气爽，云敛日丽。秋的背影里盛满了天底下最美的事，万事万物都能生出暖意来。

秋做着自己的一份事，总是默默地低着头，不知道喧闹和张扬。高粱害羞地红着脸，头也不抬地向肥沃的土地说着真心话，袒露着真诚和真实，揣摩着世间的道理和真谛。远山含黛，秋波不兴，秋之性格温和，空气那样的和暖纯净。她不喜欢小溪水那股轻率，也不羡慕油油的春，绿得逼你的眼。她以自己的方式长大和变老，在自己的庄园里给人丰硕和充盈、厚重和沉重。芦花开得正旺，蟋蟀把大地叫得空阔辽远。秋的泥土苍茫浑厚，大气恢弘，包容万千，深邃悠远。秋之意象，沉静而博大，令人眼前一亮。

## 九月

□刘刚

思想一样辽阔的天空  
在生命的维度里  
一直延生到收获的季节  
浪花朵朵，是稻穗的昨天  
如今，让风姑娘脱去外衣  
气宇轩昂地走进粮仓

农人，枕着满院月色  
嘴角弯成了脊梁的弧度  
笑容是九月最美的风景  
被剃过头的田野，迎来  
新一轮收割者，田鸡或鸟雀  
九月，谁也闲不住

季节的风，踱步而行  
兜住每一片浪漫叶子  
轻轻放下，成为大地珍藏的书签  
一片又一片，叠出万千诗意  
澄澈的九月，随之安静下来  
要酝酿下一个多情的季节

## 山中之旅(外一首)

□郝富成

这个假期我们去山中寻找古寺可好  
在寺院中品茶香的厚度  
或是欣赏一朵莲花的前生

有时听泉水游过耳畔时的呢喃  
有时听白云滑翔时的欢呼  
有时也听，你心跳的羞涩

我决定在这里住上一晚  
暗中观察月光越窗而进时的谨慎  
此时，兰花便在窗台泛起涟漪

如果你听到有钟声响起  
请你闭上双眼  
远方会传来我的：晚安

## 我想给你写信

我想给你写信，像写情书那样  
激动。不，这次不会出现错别字  
当我摆好稿纸，拿起笔  
窗外的青山又高出了一截

当你某天收到来信时  
你不必回头，身后的脚步依旧向前  
你也不必给我回信，若有什么想说的  
就握紧手中的信纸，望一望远处的青山吧

## 灯芯草

小溪边，河滩上，开着或黄或红或白的野花。风吹过，花儿便轻轻地晃动着，散出淡淡的香味儿。一群孩子就在那河滩上疯玩。男孩子调皮些，不时跑进水里，用手使劲地把水往河岸边的女孩子身上浇，女孩子用手按住头上插的一小朵野花，飞也似地跑开。

这样的情景一直存储在脑海中，漂浮于记忆的浪花里，许多年不曾淡忘过。

那片河滩就在外婆家门前。外婆家的村子，依山傍水，五间土房显得很陈旧，二楼的木晒台已经变得浅黑了，土墙在风雨的侵蚀下，露出墙土里小小的石子。房檐下有几只窝燕子，成天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，给这座陈旧的庭院增添了许多欢乐。

不记得到底是什么吸引我喜欢在外婆家玩，有时一玩就是个把月。总之就是喜欢外婆家的土墙木楼，尤其是外婆家门前的小河和那一长溜的河滩，还有河滩上盛开的灯芯草。

上小学时，几乎每年夏天，我都要被母亲送到外婆家。很多时候是我吵着要去外婆家玩的。外婆家那里有五个孩子，只有一个表哥，余下的都是表妹表弟。我喜欢去的原因恐怕就是外婆家孩子多，四五个表哥表妹表弟，热闹得很。

在外婆家，最喜欢和表妹表弟们到小河里玩，打水仗，修小堤拦小鱼，在河滩上采灯芯草。或许灯芯草也和我一样，喜欢河水，它总是在河滩湿润的地方茂盛地生长着。灯芯草长高了，头顶上就开着淡淡的白色的花，好看，还能吃。那时候觉得很好奇，不知道野花为什么可以吃了。

我喜欢采那些开得漂亮的花朵，而小表妹告诉我我要没有开花的花蕾，她说开花的已经老了，不

外出打工，留守在老家的老人妇女对春糍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中秋佳节人们也懒得春糍粑，都改吃月饼了，中秋便演变成了月饼节，能吃上糍粑已成为一种奢侈。那份童年记忆中的美味，渐渐变成一种浓浓的乡愁。

曾在课本里读过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诗句，那时并未真正体会其中的深意。直到今天，当我身处异乡为异客之时，才真正懂得了中秋的含义。其实，在中秋节，无论餐桌是丰盛还是俭约，亲人之间那份难得的真情，才是我们最应该用心去感受和珍惜的。

长大了，却怕过中秋。成年后的中秋是孤独的，也夹杂一种莫名的惆怅。因为在中秋佳节里，是不可以随便到街邻或朋友家串门，尤其是月光融融的夜晚。而小时候，中秋月圆夜，三五个小朋友可以聚集到一起嬉戏打闹，或者跟家人一起悠闲地欣赏明月，或者是几个人围坐院里摆着龙门阵，月亮走我也走，真是惬意极了！

古往今来，文人墨客因月吟诗举不胜数，从杜甫的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到孟浩然的“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”，从李白的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到“举杯邀明月，对饮成三人”，从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到“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，明月成为人们心中抒展情怀和高洁美好的象征，也成了游子的怀乡寄意之物。细想起来，几多感慨：人生如朝露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珍惜生命中的每一轮圆月！

此时，眼前的中秋明月又将悄悄划过这片静寂的夜空，皓月当空，清朗如水，天空高远深邃。深邃的天空属于广袤的大地，唯有天空的高远，才有大地的壮阔。穿越千年的时空隧道，吟诵唐代诗人王维的《竹里馆》：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”王维所表达的闲适之情和淡泊之志真切地跃然眼前。台湾作家刘墉曾说过，当我们年龄渐长，金钱于我们便显得并不那么重要；如果金钱权力成为一个人生存的目标，那么他永远也得不到满足的快乐和幸福。

在醉人难眠的中秋之夜，我企求能拥抱那轮硕大的满月，持一壶浊酒，拥一杯相思，渴望在梦里和故土父老乡亲再上一面。或许，月影中还能将淡淡的哀愁幻化成我梦中的幸福。愿我的亲人，也愿天下的人们，在爱的世界里，如这静穆的月，圆圆满满。

□鲁琪